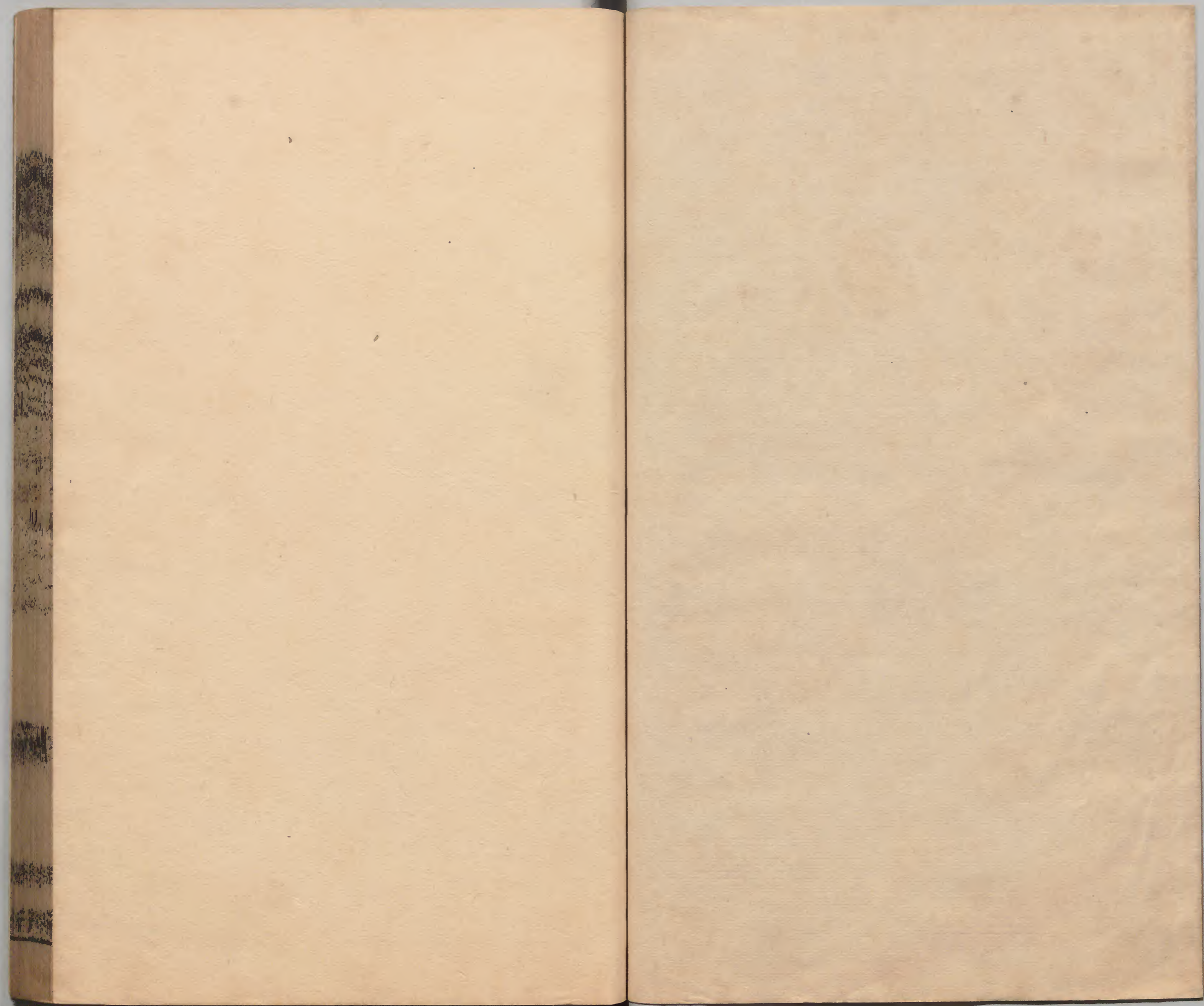


續資治通鑑綱目 七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1837 | |
| 冊數 | 107 (86) | | |
| 函號 | 圖 | 6 | 1 |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七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壬子宋神宗熙寧五年
盡乙丑宋神宗元豐八年

凡十四年

壬子五年春正月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拒諫

發明

虞舜謂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
有後言夏禹即天子位懸鐘鼓磬鐸

鞞以待四方之士為銘於篋篋曰教寡人
以道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
語以憂者擊磬有訟獄者搖鞞商太甲謂
伊尹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宋神宗熙寧五年

一

續編

通鑑綱目 卷之十
賴匡救之德惟厥終。高宗命傅說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觀之古昔聖王，惟慮聞言之弗及，而竭誠以求之。所以治隆俗美，天下又寧。拒諫飾非，如桀紂者，國隨以滅，身且不保。是以有天下者，當宵旰求言，以匡不逮焉。神宗卽位，于茲五年，聞善如探湯，信讒如飲醴。去年書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今年書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一舉而拒諫飾非之事，皆在其中，能保邦於沒身而不亂者，亦幸焉耳。一書再書，深譏之也。

廣義

此卽商鞅誹謗之禁耳。然則宋之所以不秦者，幸也。春秋傳曰：諸侯有道。

守在四方，况堂堂中國，而致察于謗上者乎。使時政皆得，則四海之人皆爲君守，何以察爲。否則舟人皆敵國也。雖置邏卒徧天下，且不可。况京城乎。書之者，譏之也。

二月以蔡挺爲樞密副使

挺知渭州，甲兵整習，常若寇至。故多立功効，然譎智深險，在位歲久，鬱鬱不得志，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使優伶歌之，傳達禁中，帝聞而愍之，故有是命。

三月南平王李日尊死，子乾德嗣

日尊，公蘊之孫也。旣死，乾德遣使來告哀，詔封乾德交趾郡王。

判汝州富弼致仕

弼至汝州兩月，即上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遂請老，復授司空武寧節度使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王安石有所建明，却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發明 邦有道，穀固君子之所耻。邦無道，穀亦君子之所耻。故君有過則當諫，反覆之而不聽，則當去。蓋君臣皆以義合，義合者何，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之類是也。否則雖榮之以高爵，錫之以厚祿，君子不能以苟食焉。富弼前因論事而貶判汝州。

則是諫不行而言不聽矣。君子豈可以素餐乎？故以老而乞致仕，則於義為當去也。前書范鎮、歐陽致仕，此書富弼致仕，皆所以予其知止也。予在富弼，則罪在神宗矣。

行市易法

自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王安石善之，以為與漢平準法同，可以制物低昂而均通之。遂用草澤魏繼宗議，以內藏庫錢帛置市易務于京師，凡貨之可市及滯於民而不售者，平其價市之，願以易官物者聽。若次市於官者，則度其田宅，或金帛為抵當而貸之錢，責期使償，半歲輸息十一，及歲倍之。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以戶部判官呂嘉問為

民間之利
網羅靡遺
豈立國之
體

續編
宋神宗熙寧五年

提舉嘉問上建置十三事其一欲於律外禁
 兼并之家輒取利帝去之安石執不可已而
 帝聞其大煩碎人皆怨讟欲罷之以問安石
 安石對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否不當以
 煩碎廢也自是諸州上供薦席黃蘆之類六
 十色悉令計直從民願粥者市之以給用尋
 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秦鳳
 兩浙黔州成都廣州鄆州六市易司皆隸焉

廣義

大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乃所以
 為利也蓋所謂利者義也易曰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若為國者不以義為利而
 以利為利則所謂私也豈利也哉然則為
 人上者與民爭利而不以義處之則是出
 警入蹕之中奉一商人耳其不義孰甚焉

况乎桑弘羊平準之法實萬年願治者之
 罵名安石乃昧其目而甘心踵此覆轍者
 其意何也不過溺於功名不顧毆神宗于
 不可為之地也善乎司馬公曰天地所生
 百物貨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
 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者不
 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
 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書之以見武帝之
 不明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苟若
 武帝不悔過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矣此
 真萬世之藥石也綱目書曰行市易法而
 分註云置市易務于京師者以見京師為
 天下之首置務于此則是神宗乃天下商
 賈之倡也噫以天下之君乃為天下商賈

之首。不亦陋哉。

夏五月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初試黜其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累覆試不中者。亦量材擢用。

行保馬法

王安石建保甲養馬之法。文彥博吳充以為不便。安石持論益堅。乃詔曾布等上其條約。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先行于開封府。及陝西五路。府界無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

里者。有禁。歲一閱其肥瘠。或病者補償。在府界者。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通償者。保戶馬死。保戶獨償。社戶馬死。社戶半償之。其後遂徧行于諸路。

發明

說苑曰。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古之聖王。愛養其民。大率類此。是以民之親君。有不啻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神宗惑於安石之邪說。制作紛紛。無一中禮。上書行市易法。此書行保馬法。皆剝民奉君。損下益上之事。譬猶割肉以充腹。

腹飽而身斃。其及救乎。苟非元祐之政，一新舊染，則宋室之亂，不俟宣靖而可見也。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故備書惡之。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先是樞密都承旨李評喜論事，帝多從其言。又嘗極言助役不便，安石惡之，會評妄奏罷閣門官吏，安石言其作威福，必欲罪之，帝亦謂評有罪，然未始罪評也。明日安石入見，乞東南一郡，帝曰：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知極少，朕鄙鈍，初未有知，自卿在翰林，始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天下事方有緒，卿何去？安石固請，帝曰：卿得非以李評事謂朕有疑心，朕自知制誥知卿屬，以天下事如呂誨比卿少正卯盧杞，朕不為惑，豈更有人能惑朕者，未幾安石復自齋表入請，帝不視，以表授安石，固令就職。

發明

嘗觀神宗之待安石，可謂過於厚，安石之報神宗，可謂過於薄，因其稱疾則論起之，因其求去則不許之，言聽計從，心孚意契，雖稷契臯夔之得君，不過如此。說苑曰：王者知所以臨下而御眾，則羣臣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蔽欺矣，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定矣，安石為政，妨賢病國，無一而非失人心之事，竊寵祿於一已，貽禍患於國家，豈非報神宗若是其薄乎，雖然，蓋由神宗無知人之明耳，苟有

知人之明如說苑所云者烏能為小人所惑哉於戲此宋所以終於宋不能進而為三代之宋也故綱目直書以交罪之

秋閏七月以章惇為湖北察訪使

時帝思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上言峽州峒酋刻剝無度蠻眾願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詔中書檢正官章惇察訪荆湖北路經制蠻事

八月王韶擊吐蕃敗之遂城武勝

秦鳳注泊都監張守約請名古渭砦為軍以根本隴右詔從之遂建為通遠軍使王韶知

開邊

軍事以圖武勝韶引兵築乞神平堡而蕃酋抹耳結水巴等族入寇韶率兵度竹牛頗逼之斬首百餘級焚其廬帳洮西震動會木征渡河來寇抹耳復依其聲勢保集邦山知德順軍景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分遣諸將一擊抹耳於南甲一擊木征於鞏令城制二酋使不得動韶將大軍從東谷徑趨武勝未至數里賊迎戰敗還追至其城首領瞎藥棄城遁餘眾出降遂城武勝建為鎮洮軍既而木征亦敗於鞏令城初韶言措置洮河只用回易息錢未嘗輒費官本文彥博曰工師造屋初必小計冀人易於動工及既興作知不可已乃方增多帝曰屋壞豈可不修王安石曰主者善計自有付度豈為工師所欺也彥

博不復敢言，由是韶進討，敢肆欺誕，朝廷不與計財。

發明

天子討而不伐，其曰擊者，譏黷武也。說苑曰：上不玩兵，下不廢武。聖人之

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王韶竭天下之財力，較勝負於遠夷，罪不容於誅矣。雖其功蓋世，烏足尚哉？綱目於黷武者，每書擊而不書討，則其不貴功之意，為可見爾。後之不修文德而專尚武力者，要當以神宗為鑒。

廣義

分註載王安石文彥博論邊事，則知神宗之與安石，牢不可破者，以其心

德之一也。雖使潞公如聖人，則亦未如之何矣。故魯公亮嘗曰：介甫與帝如一人。豈非天乎？信哉！使神宗移任介甫者，以任潞公，則貽謀必善，而子孫亦未必有如金虜之禍。有天下者，於任人之術，不可不慎。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修卒

是歲有詔求修所撰五代史，而修卒矣。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為，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及在政府，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怨誹益眾。自五代以來，文體卑弱，修遊隨州，得唐韓愈遺藁，讀而心

歐陽文體本于文公

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學者翕然師尊之謚文忠

發明

修以文章德行高一世見忌讒邪弗致仕者所以明賢人處於散地則其不滿當時之意為可見矣

貶唐垌為潮州別駕

垌以父任得官嘗上書言秦二世制于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彊帝悅其言又言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王安石尤喜之薦使對賜進士出身為崇文校書安石復令鄧綰舉為御史遂除太子中允將用為諫官安石疑其輕脫將背已立名不除職

其魄力非人所及

以本官同知諫院非故事也垌果怒安石易已凡奏二十疏論時事皆留中不出垌乃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請對帝令諭以他日垌伏地不起遂召升殿垌至御座前進曰臣所言皆大臣不法請對陛下一一陳之乃摺笏展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垌訶曰陛下前猶敢如此在外可知安石竦然而進垌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抵言安石專作威福曾布表裏擅權天下但知憚安石不復知有陛下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厮僕且讀且目珪慙懼俯首先降又言薛向陳繹安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璪李定為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逆意者雖賢為不肖附已者雖不

肖為賢。至詆安石為李林甫盧杞。帝屢止之。惘慷慨自若。略不還懾。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閣門糾其瀆亂朝儀。貶潮州別駕。

發明

唐惘言事而貶。曷為削去其官。誅心也。惘初附安石。神宗悅而用之。然其心冀得美職耳。迨夫授官不協。遂背安石。是亦反覆之小人也。故特削去其官。雖然過則勿憚改。聖人之格言。惘能力劾安石。不思艱險。是蓋小人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觀其六十餘條之奏。面折廷爭。其志為可矜耳。故又嘉其悔悟。而不書有罪。此綱目筆削之至公。褒貶之深意。凡若此類。非君子莫能修之。

廣義

分註載唐惘劾安石。似乎剛且直矣。然而綱目不書其官者。惡其私也。

賦法

頒方田均稅法

帝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頒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墟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

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溢舊額、凡越額增數、皆禁、若瘠鹵不毛、及眾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為峰、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帳、有戶帖、其分烟析產、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為正、令既具、乃以鉅野縣尉王晏為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

廣義

神宗紛紛謬舉、贖于簡冊、至于方田均稅之法、粗為可觀、然亦不見其所謂什一也、綱目特書之者、猶為彼善于此、

天變
九月少華山崩

其下地裂陷
居民數百戶

發明

朱子曰、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邪、曰、三辰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為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殞、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為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神宗惑於邪僻、而行逆德、其中和之氣、斷喪既久、故少華山崩、陷民數百、而地道為之不位焉、是知人君一心、天鑒所繫、君心靡正、天變應之、而不可須臾之怠荒也、山崩雖微、災異甚大、故綱目必揭而書之、則其重天變、垂後戒、亦深切而著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宋神宗熙寧五年

七

續編

明矣

開邊

冬十月置熙河路以王韶為經略安撫使

置熙河路領熙河洮岷州通遠軍升鎮洮軍為熙州以韶為經略安撫使兼知熙州然河洮岷三州猶未能復也

十一月章惇招降梅山峒蠻置安化縣

梅山峒蠻蘇氏舊不通中國其地東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章惇招降之籍其民萬四千八百餘戶其田二十六萬四百餘畝均定其稅使歲一輸築武陽開峽二城置安

化縣隸邵州

十二月以陳升之為樞密使

癸丑 六年春二月王韶克河州

獲木征妻子

以沈起知桂州

自王安石用事始求邊功知邕州蕭注喜言兵羨王韶等獲高位乃上疏言交趾雖奉朝貢實包禍心失今不取必為後憂會交人為占城所敗或言其餘眾不滿萬取之易韶即

教

三月置經義局

以注知桂州、經略之。注入朝，帝問攻取之策。注復以為難，度支判官沈起言南交小醜，無不可取之理，乃以起代注，起受旨於安石，遂一意事攻擾交趾始貳。

訓詩書周禮義，以王安石提舉，呂惠卿、王雱同修撰，帝欲召程顥預其事，安石不可。

天象

夏四月朔日食

先是司天奏四月朔日當食，帝自三月即避殿減膳，降天下罪囚一等，至是雲陰，日不見。王安石等進賀以為聖德所感，乞御殿復膳，從之。

退

文彥博罷

彥博久居樞密，以王安石多變舊典，言于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陛下勵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弊爾。」安石知為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為不可？若萬事隳隳，乃西晉之風，何益于治？及市易司立，至果實亦官監賣，彥博以為損國體，歛民怨，致華嶽山崩，為帝極言之。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為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為細民久困，以抑兼并爾。」於官何利焉？彥博求去益力，遂以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宋神宗熙寧六年

七

續編

學

置律學

詔士之蒞官以法從事今所習非所學
宜置律學命官舉人皆得入學習律令

興作

以范子淵提舉濬河司

河溢北京夏津帝語執政聞京東調夫修河
有壞產者且河決不過占一河之地或西或
東利害無所較聽其所趨如何王安石曰北
流不塞占公私田至多又水散漫久復澱塞
昨修二股費至少而公私田皆出向之瀉鹵
俱為沃壤庸非利乎况調夫已減于去歲若
復葺隄防則夫愈減矣帝從之乃始置疏
濬黃河司先有選人李公義者獻鐵龍爪揚

泥車法以濬河其法用鐵為爪形繫舟尾乘
流相繼而下一再過水深數尺宦官黃懷信
以為可用而患其太輕安石請令懷信公義
同議增損乃別置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
尺齒長一尺列於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
傍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
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人皆知不可
用惟安石善其法乃賞懷信而命公義官以
杷法下大名令都大提舉河隄范子淵與通
判知縣共試之皆言不可用會子淵以事至
京師安石問其故子淵意附會遽曰法誠善
第同官議不合爾安石大悅及置濬河司將
自衛州濬至海口差子淵
都大提舉公義為之屬

無事不執
拘又得群
小望風傳
會益堅其
切可恨

五月以熊本為梓夔察訪使

瀘夷叛詔遣中書檢正官熊本察訪梓夔得以便宐措置諸夷事

六月置軍器監

王雱言今天下甲冑弓弩以千萬計而無一堅利者莫若更制其法歛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若今錢監之比擇知工事之臣使典其職且募良工為匠師帝頗采雱說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以呂惠卿判監事

知南康軍周敦頤卒

敦頤道州營道人初因舅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當不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敦頤力與辯達不聽敦頤委手板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釋調桂陽令改

守正不撓

學

教

知南昌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耻歷知南康軍年五十七而卒敦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易通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為南安司理時通判程珦以其為學知道使二子顥頤往受業敦頤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顥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

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程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既至南康。即築室于蓮花峰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學者稱為濂溪先生。

發明

周子得孔孟之本原。大有功於學者。誠當代之大儒也。神宗親小人。遠賢

人。而使之僅處南康。弗為大用。以終其身。豈不深可歎哉。故卒而具其官者。不惟美周子。乃所以譏神宗也。

廣義

蓋嘗論之神宗之於濂溪。當如成湯之於伊尹。武丁之於傅說。先主之於

孔明。置諸左右。近其人。以學之。不可頃刻之。或舍可也。今則煩之以州縣。未聞其一日之在廷。然則神宗之朝。尚可謂之有人哉。及觀與神宗之相遇者。不過王安石等。儉邪之輩而已。一時忠良。擯斥殆盡。况賢如濂溪者。奚能見用邪。雖然。濂溪樂天。知命。安土。敦仁。使神宗得以大用於濂溪乎。何加。不用於濂溪乎。何損。嗚呼。在濂溪固無所加損。而神宗棄賢之罪。不能免焉。大易既濟之六二。有曰。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之。臣敢以為濂溪頌焉。

天變
大蝗

發明 蝗食穀之蟲，蝗曰大蝗，其災甚矣。然不言其地者，為天下記異故耳。夫以

蝗之傷稼，其為害大矣。宋人察之以聞于朝，宋史異之以書于冊，何也？蓋蝗陰物也。是時神宗上不能修德格天，下又不能庇其民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然也。綱目書物象之應，欲人主慎所感也。其旨深哉。

秋九月初策武舉之士。

凡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為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為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初樞密院修武舉法，不能答策

者，答兵書墨義。王安石曰：武舉而試墨義，何異學究誦書，不曉理者，無補於事。先王收勇力之士，皆屬於車右者，欲以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至是始策武舉之士。

發明 說苑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

既成威德，民親乃服。用是而觀，則知有天下者，文武之道可以並用，而不可以相無者也。宋世未嘗策武舉之士，至神宗而始策之，其庶幾不忘武事者矣。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吐蕃木征復入河州，王韶破走之，遂取岷、宕、洮。

豐四城帝御殿受賀

詔既復河州、會降羗叛、詔回軍擊之、木征以其間據河州、詔進破訶諾木藏城、穿露骨山、南入洮州境、道陘隘、釋馬徒行、或日至六七、木征留其黨守河州、自將尾官軍、詔力戰破走之、河州復平、岷州首領木令征以城降、詔入之、於是宕、洮、疊三州羗酋皆以城附、詔軍行五十四日、涉千八百里、得州五、斬首數千級、獲牛羊馬以萬計、捷書至、帝御紫宸殿受群臣賀、解所服玉帶、賜王安石、進韶左諫議大夫、端明殿學士、

發明

入者逆而不順之詞、存中國也、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地

者也、魯取汶陽、春秋所罪、况非其有而取之乎、宋恃大國之兵力、非義奪人之土地、誠春秋之所耻也、神宗驕侈喜功、御殿受賀、其樂於自欺、輕佻滿足之心、見矣、夫王者以天地之心為心、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何有恃其兵力、強奪土地、驕矜肆大、而可以君臨天下哉、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廣義

王韶此捷、神宗喜而受賀、由君子觀之、惡乎取、蓋羗夷之屬地、無賦稅、人

無禮義、所得者、不過牛羊駝馬而已、抑不知朝廷軍費、可償否乎、故孟子有曰、善戰者服上刑、闢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或曰、羗情不義、動犯邊陲、何以處之、曰、備禦而已

何以代爲。周宣王之於獫狁，逐之出塞，未聞其犁庭掃穴也。趙克國之於西羌，屯田守備，未聞其窮兵黷武也。今韶之舉，乃安石生事之謀，暫得一幸，神宗卽有賜帶之喜，然不知嗜慾一眈，而元氣索矣。何其見之淺，而慮之短邪。易曰：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此其安石之謂乎。

收免行錢

先是京師百物有行，官司所須，俱以責辦。下逮貧民浮販，類有陪折。呂嘉問請約諸行，利入厚薄，令納錢以賦吏祿，與免行戶祇應，而禁中賣買百貨竝下，雜買塲務，仍置市司估物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至是行之。

冬十月開直河

時河北流閉已久，水或橫決散漫，常虞壅遏。外都水監丞王令圖獻議於大名第四第五埽等處，開修直河，使大河還二股故道。王安石主其議，言于帝曰：開直河，則水勢分，其不可開者，以近河每開數尺，卽見水，不容施功。爾今第見水，卽以濬川杷濬之，苟置數千杷，則諸河淺澱，皆非所患，歲可省開濬之費幾百千萬。帝曰：果爾，甚善。乃命范子淵領其事。開直河深八尺，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

發明 大戴禮曰、上之親下也、如腹心、則下之親上也、如赤子之見慈母也、上下

之相親如此、然後令則從、施則行、神宗愛民之心、一毫無有、疲民之事、相繼而興、行新法、則困民以歸於水火矣、事征伐、則驅民以陷於鋒鏑矣、開直河、則率民以入於塗炭矣、國以民為本、苟傷其本、則枝葉凋瘵、雖有金城湯池、孰與為守、堅甲利兵、孰與為敵乎、自古迷而不悟者、未有甚于神宗焉、綱目凡有所興作、而必書于冊者、見勞民為重事、示後世治天下之大法也、

兵 章惇擊南江蠻平之置沅州

湖北蠻向永晤、舒光銀、各以其地降惇、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惇遣左侍禁李資招諭之、被殺、因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新城為治所、後誠徽州蠻酋楊光富、亦率其族姓二十三州峒歸附、因置靖州、

行折二錢

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錢日耗、張方平因對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令典一且削而除之、其意安在、安石深惡之、至是行折二錢、除在京及府界外、諸路並通行、

兵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寅 七年春正月熊本討瀘夷降之

本嘗通判戎州習夷中俗及至部以為彼能擾邊者介十二村豪為鄉導爾乃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其徒股栗願矢死自贖獨柯陰一酋不至本合晏州十九姓之眾發黔南義軍強弩遣大將王宣等帥以進討賊悉力旅拒宣敗之黃葛下追奔深入柯陰窘迫乞降本受之盡籍丁口土田及其重寶善馬歸之官以其酋箇怒知歸徠州其子乞弟為番部巡檢於是消井長寧烏蠻羅氏鬼主諸夷皆願世為漢官本還帝勞之曰卿不傷財不害民一旦去百年之患至於檄奏詳明近時鮮儷擢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西南用兵自

始此

發明

宋自用兵以來未嘗書討此書討者瀘夷久臣中國一旦叛逆正王法之所必討而不原者其與窮兵黷武大不侔矣故變文而書討所以予其伐有罪也綱目之修徇名責實而已

廣義

熊本開邊生事者王韶導之也

二月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于踏白城

敗死三月木征寇岷州刺史高遵裕擊走之

兵

通鑑綱目

宋神宗熙寧七年

三

續編

木征雖屢破屢敗而董氍別將青宐結鬼章之衆復數擾河州屬蕃時王韶入朝思立與戰于踏白城敗死木征勢復熾遂致岷州遵裕遣包順擊走之

發明

思立死於王事何不書死之而書敗死蓋內書與則主是戰者思立內為曲而外為直也故恕吐蕃而罪思立是以不以全節予之而直書敗死以示貶不然綱目何不書吐蕃殺河州而特書知河州景思立與吐蕃別將戰於踏白城其義蓋可見矣苟不求其實而槩以全節予之則是非無別何以謂之綱目哉此微顯闡幽之意也

備

遼使人來議疆事遣太常少卿劉忱報之

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詔忱如遼遼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判永興軍曾公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言臣觀近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郵彼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復燕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以致疑其事有七招高麗朝貢一也取吐蕃之地建熙河二也植榆柳於西山以制蕃騎三也朔保甲四也築

通鑑綱目

宋神宗熙寧七年

三

續編

辨利害

河北城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矢新式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為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錢為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常，而監司督責，以刻為明。今農怨於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眾心離怨，此則為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使天下悅服，邊備日老，若其果自

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為憂，故深指時事云。

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權罷新法雨

自去秋七月不雨，至夏四月，帝憂形于色，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者。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為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翰林學士韓維言：陛下損膳避殿，乃舉行故事，恐

神宗求治之切發于至誠，惟誤任安石，故種種紛更，致人怨天，怒幸變作于上，圖奏于下，德政

沛行然未
幾而復為
惠卿等所
惑矣惜哉

通鑑綱目

卷之八

三

能

主德

不足以應變。當痛自責已。廣求直言。帝即命
維草詔行之。初光州司法叅軍鄭俠為安石
所獎拔。感其知己。思欲盡忠。及滿秩入京。安
石問以所聞。俠曰。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數事
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
答。久之。監安上門。會歲饑。征歛苛急。東北流
民。每風沙霾曠。扶攜塞道。羸疾愁苦。身無完
衣。或茹木實草根。至身被鎖械。而負瓦揭木。
賣以償官。累累不絕。乃繪所見為圖。奏疏詣
閣門不納。遂假稱密急。發馬過上之銀臺司。
且云。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十日不雨。即乞
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奏。帝反覆
觀圖。長吁數四。以袖入內。是夕寢不能寐。翌
日遂命開封體放免行錢。三司察市易司農

二時德政
出于廢斷

發常平倉。三衛具熙河所用兵。諸路上民物
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權息追呼。方田保甲。並
罷。凡十有八事。民間譁呼相
賀。是日果大雨。遠近沾洽。

發明

國之所寶者民。天之所愛者君。民有
疾苦。君不能卹。怨氣交并。天必降災

以警君。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信斯言也。是時新法害民。天怒既久。大
旱之來。是誠逆氣之所致也。神宗能求直
言。胸中之慚隱頗萌矣。迨夫權罷新法。即
日大雨。則天人感應之理。安可誣哉。然不
曰罷。而曰權。所以譏其偶值天變。姑且罷
之。非真能革去者也。嗚呼。吾誰欺。欺天乎。
即綱目所書觀之。則人心天道可以觀而

通鑑綱目

卷之八

宋神宗熙寧七年

三

續編

政治得失可以見是
即王道之權衡爾

除稟果

下監安上門鄭俠獄復行新法

輔臣入賀雨帝示以俠所進圖狀且責之皆再拜安石上章求去外間始知所行之由羣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遍罪呂惠卿鄧綰言于帝曰陛下數年忘寢與食成此美政天下方被其賜一旦用狂夫之言罷廢殆盡豈不惜哉相與環泣于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惟方田斲罷

發明

甚矣神宗易惑而難曉也天子深居九重生民休戚固難悉知幸而鄭俠

繪圖以進時方大旱改法即雨驗諸天時人事新法果便民歟抑病民歟苟新法便民則人心必不容嗟天意必不譴告耳不能以此自思而乃惑群姦之言下鄭俠于獄噫神宗何信善言之難而用邪言之易耶蓋由其素無禮義以養心因物有遷易於恐動云爾神宗所為如此則其欺天罔人於斯益見不足與有為審矣是以君子深為神宗惜也

廣義

新法之害朝士后族皆所不免况細民乎是以天人共怒卒不可解神宗非不知之特信安石之深而不能斷然罷去之耳今因大旱詔求直言嗚呼向來諫

新法者其言直之久矣但神宗蔽固已深而不能
用豈其言之不直而別有所謂直者邪今以鄭俠一
圖而權罷新法天亦爲之果雨况實罷哉觀此則知
天之不雨者特以新法之故陰陽爲之不和耳一罷
新法是日即雨天人之際何其影響之若是邪借曰
雨於明日無乃滋人之惑矣使神宗由此而不復
新法其爲宋朝之福也豈淺哉夫何一聽狗鼠之輩
悲號搖尾而遽復之君子爲之長太息也

兵
吐蕃木征圍河州王韶擊降之

木征寇河州圍之其勢方盛韶自京師還至興平
聞之乃與李憲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城

能

守韶命撤之選兵得二萬人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
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攻其所恃則圍自解乃直
趨定羌城破西蕃結河川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
分命偏將入南山木征知援絕拔柵去韶還熙州以
兵循西山繞踏白城後焚賊八十帳斬首七十餘級
木征窮蹙率酋長八十餘人詣軍門乞降韶受之送
木征赴京師初思立之覆師也羌勢復熾朝議欲棄
熙河帝爲之肝食數下詔戒韶持重勿出及是帝大
喜以木征爲營州團練使賜姓名趙思忠

奸退 奸進
王安石免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參知政事

安石執政六年，更法度，開邊疆，老成正士，廢黜殆盡，僂慧少年，超進用事，天下怨之，而帝倚任益專。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不宐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宐罷之。帝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保全之，不若覲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久之，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始疑之。及鄭俠疏進，安石不自安，遂求去位。帝再四勉留，安石請益堅，乃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呂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日投匭留之。安石感

其意，因乞韓絳代已，而惠卿佐之。帝從其請，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惠卿懼中外有議新法者，乃作書遍遺監司郡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所建無所更改。

發明

左氏傳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其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安石病國虐民，滔天之罪，神宗因太后之言，不能貶黜，以正王法，而僅免其官，果何爲哉？矧韓絳惠卿，安石之黨，免安石而用韓呂，則是安石實未嘗免也。天下之痼疾，何由而愈？君側之蛇蝎，何由而屏乎？若神宗者，真可謂寄生

之君焉。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耳。

廣義

太后與岐王於神宗為天合，王安石於神宗為人合。夫何神宗薄其所厚而厚其所薄哉。嗚呼，若神宗之昏庸闇弱，當以赧獻桓靈目之，宋之未亡，特幸焉耳。

初權蜀茶

王韶建開河湟之策，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植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稅額總三十萬，杞乃即蜀諸州初設官場，更嚴私交易之令。知彭州呂陶言市易司籠制百貨

歲出息錢不過十之二，今茶場司盡權民茶，取息十之三，茶戶被害，不可勝窮。詔止收息十之一，而陶亦以是得罪。未幾以李稷都大提舉茶場，稷與宗閔務浚利刻急，一年之間，通課利及舊界息稅七十六萬七千餘緡。稷又辟陸師閔幹當公事以自輔。

發明

尹氏曰：凡良法美意，行於盛帝明王之政，出於暴君汗吏之手者，後世則踵而行之，又從而增益推廣之，如鹽鐵權酷之類是也。權茶之法，前此未有，神宗始創而行之，自此遂為不可易之法。書初權蜀茶，蓋亦志作備之端，謹其始耳。嗚呼，民生口腹之物，自是悉出於官矣。

除

五月罷制科

自孔文仲對策忤王安石意因言于帝曰進士試策則是制科何必復置是邪帝然之呂惠卿執政復言制舉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遂詔罷之

三司使曾布提舉市易司呂嘉問免

先是呂嘉問提舉市易連以羨課受賞帝聞其擾民以語王安石王安石對曰嘉問奉法在公以是媒怨帝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鬻及果實木炭太傷國體安石力辯至譏帝為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帝曰即如是士大夫何故以為不便安石請言者姓名令嘉問條析

新法之弊帝已歷歷分明猶為所惑何也

及帝以旱故命韓維孫永集市人問之減坐賈錢千萬安石遂持嘉問條析奏曰朝廷所以許民輸錢免行者蓋人情安於樂業厭於追擾若一切罷去則無人祇承又吏胥祿廩薄勢不得不求於民非重法莫禁以薄廩申重法則法有時而屈今取於民鮮而吏知自重此臣等推行之本意也議者乃欲除去是殆不然民未嘗不畏吏方其以行役觸罪雖欲出錢亦不可得今吏之祿可謂厚矣然未及昔日取民所得之半也時市易隸三司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具上嘉問多收息干賞挾官府而為兼并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布

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脇繼宗使誣布。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帝欲聽之，安石不可。帝遂詔中書曰：「朝廷設市易，本為平準，以便民。若周官泉府者，今顧使中人之家失業，若此，吾民安得泰然也。」安釐定其制，布見帝言曰：「臣每聞德音，欲以王道治天下，今市易之為虐，駸駸乎間架除陌之事矣。如此之政，書于簡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嘉問又請取鹽鬻帛，豈不貽笑四方。帝領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及惠卿執政，遂治前獄，劾布沮新法，出知饒州。嘉問亦出知常州，以章惇為三司使。

六月作渾儀浮漏成

時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俱不能知，乃以太常丞沈括提舉司天監，括博學洽聞，於天文方志律曆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始制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伎科為五。至是渾儀浮漏成，以括為右正言。

秋七月立手實法

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呂惠卿用其弟曲陽縣尉和卿計，創手實法。其法官為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器食粟而輒隱落。

與

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克賞預具式示民
令依式為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
分為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
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錢詔從其言
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於雞豚亦
徧抄之民不聊生初惠卿制是法然猶災傷
五分以上不預荆湖察訪使蒲宗孟上言此
天下之良法使民自供初無所擾何待豐歲
願詔有司勿以豐凶弛張
其法從之民於是益困矣

天變

九月三司火

焚屋千八十楹案牘殆盡詔諸路熙寧
五年文帳悉封上防其因火為姦也

發明

春秋之法人火曰火三司會計之所
安石用事聚財瘠民民之銜怨久矣
天之震怒深矣故上書立手實下書三司
火則天意之於人心蓋可見焉詩云小心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神宗敬天勤民之心一毫無有宐乎
天怒民怨而災異頻仍也分注言焚屋千
八十楹案牘殆盡此非小變焉綱目遇災
必書所以為後世人
君忽天變者之戒耳

典

冬十月置三司會計司

初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為增置官
司所以省費帝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

通鑑綱目

宋神宗熙寧七年

三

續編

端安石謂古非特什一而已安石又欲盡祿天下之吏帝未之許而三司上新增吏祿歲至緡錢百十一萬有奇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昧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議者不以爲善詔三司帳司會計是歲天下財用出入之數以聞令宰相提舉其事至是韓絳請選官置司以天下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一路錢穀出入之數去其重複歲比較增虧廢置及羨餘橫費計羸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任職能否爲黜陟則國計大綱可以省察三司使章惇亦以爲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

十二月以王韶爲樞密副使○遼女真部節度

使烏古迺歿

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主遼主召見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往粥者以厚價售之得鐵既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兵勢稍振前後願附者衆至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董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流水有疾而卒子劾里鉢嗣

國勢

乙卯八年春正月蔡挺罷○竄鄭俠于英州罷參

知政事馮京放秘閣校理王安國于田里

俠上疏論呂惠卿朋姦壅蔽仍取唐魏徵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傳為兩軸題曰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業圖迹。在位之臣與之暗合者各以其類復為書獻之。且薦馮京可相。并言禁中有人被甲登殿詬罵等事。惠卿奏為謗訕。令中丞鄧綰知制誥鄧潤甫治之。遂編管俠于汀州。御史臺吏楊忠信謁俠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受俠曰。以此為正人助。京在政府嘗與惠卿爭辨。而

王安石弟安國素與俠善。侍御史張瓌承惠卿旨劾京與俠交通有迹。時俠已行。惠卿遂令奉禮郎舒亶往捕。遇于陳州。搜其篋得所錄名臣諫疏。有言新法事。及親朋書尺。悉按姓名治之。獄成。惠卿欲致俠以死。帝曰。俠所言非為身也。忠誠亦可嘉。豈宜深罪。但徙英州。京罷政。出知亳州。安國奪秘閣校理。放歸田里。判檢院丁諷。鹽鐵副使王堯臣等皆得罪。俠至英。得僧屋將壓者居之。英人無貧賤富貴皆加敬。爭遣子弟從學。為築室遷居之。初安國任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帝以安石故特召對。問曰。漢文帝何如主。安國對曰。三代以後未有也。帝曰。但恨其才不能立法更制耳。安國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

定變故俄頃呼吸間恐無才者不能至用賈
 誼言待羣臣有節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
 禮義幾致刑措則文帝加有才一等矣帝曰
 主猛佐苻堅以蕞爾國而令必行今朕以天
 下之大不能使人何也曰猛教堅以峻刑法
 殺人致秦祚不傳世今刻薄小人必有以是
 誤陛下者願專以堯舜三代為法則下豈有
 不從者乎帝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安國
 對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不悅由是
 止授崇文院校書尋改秘閣校理安國屢以
 新法之弊力諫安石又嘗以
 佞人目惠卿故惠卿銜之

發明

春秋之法詞煩而不殺必有美惡存
 焉新序有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

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鑊
 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鄭俠
 論呂惠卿而為羣奸所嫉竄逐英州馮京
 安國特立不阿而為羣姦所誣罷放別郡
 皆非其罪也噫神宗於小人則信之如著
 龜於君子則疾之如芒刺蓋由心術不端
 而邪氣乘間以入耳觀綱目
 之所書則其傷時之意可見

廣義

昔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
 知弘恭石顯之奸而不能退今神宗

知鄭俠之忠而不能用知安石之奸而不
 能退二君之昏庸合轍矣夫何神宗愚不
 知量反謂文帝不能立法更制及聞安國
 之對其尊顏不識曾厚否乎且安國者安

石之弟也、然其論安石之非、在他人容或有傷於好惡、而難以深信者、人情然也、至於人之親弟、大非其兄之惡、安敢輕議以傷天合人倫之重哉、神宗於安國之論尚不悅、况他人乎、如是、則向來諸賢之說、安其如水之沃石也、吁、若神宗者、是誠亡宋之根柢也歟、

二月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初呂惠卿迎合安石、建立新法、安石故力援引、驟至執政、惠卿既得志、忌安石復用、遂欲迎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安石聞而怨之、時韓絳顯處中書、事多稽留

不決、且數與惠卿爭論、度不能制、密請帝復用安石、帝從之、安石承命、即倍道而進、七日

至汴

發明

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貳過之辭也、神宗既知其過、免未踰年、至此復相

者、蓋由左右前後、皆安石之黨、以常情論之、患得患失、乃小人之素心、蠅營狗苟、亦小人之故態、韓絳與惠卿不合、請用安石、安石承朝廷之命、七日、至汴、何汲汲也、小人之情狀、豈不於斯而可見乎、特書于策、深譏之也、

廣義

抑觀安石始欲要君之大用、故君命屢及屢辭、遷延顧盼、不肯就道者、若

出於中心之誠也。及乎人君求之之切，大臣薦之之勤，其心以為此正吾舞姦弄佞之秋也。於是翻然而起，其起也必合意者，陟之，拂意者黜之。奸佞彙征，忠良喪葬，欺天罔人，而絕無忌憚之心。及其被黜，又薦惠卿而預為起復之地，奈何其主昏庸，果欲召之，即倍道而進，無復一毫如向之遷延顧盼，不肯就道者之心也。噫，安石於始也，假君子之行以要君，於終也，逞小人之志以欺君，要君欺君，厥罪無律，君子於安石乎？

何誅

二月遼人復來議疆事遣知制誥沈括報之

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壠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壠，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

邊界

能

能

使中朝悉知虜情易為守備

通鑑綱目 卷之七
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括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

夏四月以吳充為樞密使○閏月陳升之罷

升之深狡多數。善傳會。以取富貴。初附安石。及拜相。即求解條例司。世以是議之。號為筌相。

變教

六月王安石上三經新義詔頒于學官

王安石等以所訓釋詩書周禮三經上進。帝謂之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所

直是杜撰豈似佛老

著經。其以頒行。使學者歸一。遂頒于學官。號曰三經新義。加安石左僕射。呂惠卿給事中。王雱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新命。惠卿勸帝許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新義既頒。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純用以取士。先儒傳註。一切廢而不用。又黜春秋之書。不列學官。至詆之為斷爛朝報。安石又以字學久不講。後罷居金陵。作字說二十四卷。以進。多穿鑿附會。其流入于佛老云。

發明

嘗觀安石存心詭譎。為學偏僻。其自幼有矯世變俗之志。而設施罔非矯世變俗之為。前行新法而害民。此上新義而誤士。蓋可見矣。夫以安石所釋詩書周

禮三經上進、先儒傳註、一切廢棄、而以春秋為斷爛、不列于學官、新義既頒、天下傳習、主司以之而取士、學者以之而進身、其惑世誣民、克塞正道、何異洪水禽獸之害乎、說苑曰、有國者、不可不學春秋、蓋春秋聖人筆削之書、寓一王之大法、存褒貶之至公、安石棄而不用者、特以誅亂討逆、而心常厭惡云爾、經曰、非聖人者無法、其罪可勝誅哉、他日又作字說、穿鑿附會、流於佛老、是乃援儒入墨、非特當世之罪人、實萬世之罪人也、雖然、浮雲蔽日、不能損其真明、聖賢之道、昭著于上下、貫徹乎古今、又豈安石鄙夫所能損益耶、據事直書、而貶在其中者、蓋此類是矣、

司徒侍中魏公韓琦卒

琦卒前一夕、大星殞州治、櫪馬皆驚、帝自為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謚忠獻、後追封魏王、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秋七月詔韓續如河東割地以畀遼

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

無事則門
邊蒙有事
則促封疆
安石罪通
守天

界禱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績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

發明

孟子曰諸侯所寶者三土地人民政事蓋三事皆國之寶而土地為先何則土地者受之天命傳之先君子孫當以世守決不輕易與人此貞常之理也仁宗之朝契丹求地當時富弼諸賢僅克增其歲幣不勞寸兵卒成和好此固豺狼無厭之求宐遏而不宐縱也自去年至今契丹議疆兩見綱目而割地之謀朝議未許迨夫惑安石姑以與之之言棄東西七百餘里於乎幽薊之地未復尚為中華之耻矧

以中華之地復割以賂夷狄乎蓋由小人之心如珠玉人之物則輕之如瓦礫云爾殊不知損今日之疆界為異日之爭端然則小人之禍不獨貽之於一時而且貽之於後世豈不深可惜哉直書割地不再貶而其惡自見

廣義

安石以祖宗之地輕以與人則後之權奸誤國得以效尤矣是以汴宋之末有檜賊南宋之亡有賈賊焉一皆割地與人而略無顧惜之心者皆安石之作備也詩曰誰生厲階于今為梗信矣哉

天象
退

八月朔日食○韓絳免

先是絳與王安石議事不合，會有劉佐者坐法免，安石欲收佐用之。絳執不可，議於帝前，不決。絳即再拜求去，帝驚曰：「此小事，何必爾！」絳對曰：「小事尚不伸，况大事乎？」帝為逐佐。至是以疾求罷，出知許州。而三司會計司亦罷絳臨事果敢，故韓琦以為有公輔器，而薦用之，特以素黨安石為清議所少。

退

冬十月呂惠卿有罪免

御史蔡承禧論惠卿姦惡，惠卿居家俟命，中丞鄧綰亦欲彌縫前附惠卿之迹，以媚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諷綰發惠卿兄弟疆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若濟買田，共為姦利事，置獄鞫之。惠卿竟罷，出知陳州。綰又論三司使章惇協濟惠卿之姦，出知湖州。

發明

按劉氏書法，凡免官書某免者，可免者也。著所坐者，有罪者也。韓絳惠卿皆安石之黨，然何以一書免而一書有罪免，原情定罪也。絳雖黨於安石，然遇事輒爭，非甚阿諛。惠卿黨於安石，順指氣使，罔敢異同。考之分注參之書法，則可知矣。豈以小人之故，而遂不別其涇渭哉。綱目一字之褒美於華袞，一字之貶威於鈇鉞，此

之謂也

天象

彗星見詔求直言罷手實法

彗出軫帝以災異數見避殿減膳詔求直言赦天下詢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禪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鄭亦不火有如禪竈未免妄誕况今星工哉竊聞兩宮以此為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對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恤帝曰豈若并祁寒暑雨之怨亦無邪安石不悅還而屬疾臥帝慰免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所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其策帝喜其出凡所進用悉從之鄧綰言凡民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憂人懷隱匿之慮商賈通殖貨利交易有無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其勢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趨賞報怨畏怯者守死忍困而已詔罷手實法

發明

西山真氏曰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喜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

仁主之心

之心爲心乎日者人君之表。彗者逆氣所并。上書日食。下書彗見。則其變甚矣。神宗詔求直言。罷手實法。則庶幾有恐懼之心耳。苟能自此而擴充之。悉遠佞人。盡革弊政。則天意可回。而人心可得。惜乎人心蔽固已深。終莫能悟。可勝歎哉。是以弭災之正道。莫如弭心。心正則物無不正。而災不爲害。民不爲厲矣。

廣義

手實之法。始於惠卿。當惠卿得志之日。曾無一人論其非者。及其免黜。鄧綰小人乃乘其敗而奏免之。然罷手實之法當矣。夫何綱目正書曰。罷手實法。若不預縮然者。蓋罷之者。非縮之本心也。特擠之以井上石耳。此固春秋誅心之法也。此

綱目之深意也。

十一月交阯大舉入寇陷欽廉州

兵 邊備

初廣西屯北兵二十指揮以備邊。交人畏之。會沈起坐邊議罷。以知處州劉彛代之。彛至。奏罷正兵。而用槍仗手。分戍聽偏。按言以爲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率皆過絕。表疏上訴。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士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而除彛名。

熊本擊滄州獠降之置南平軍

兵

渝州南川獠木斗叛詔本安撫之本進營銅佛垣破其衆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來歸爲四砦九保建銅佛垣爲南平軍詔本還知制誥本欲取媚安石因上疏曰天下之治有因有革期於趨時適治而已陛下出大號發大政可謂極因革之理然改制之始安常習故之羣交讜合譟或諍于廷或謗于市或投劾引去者不可勝數陛下燭見至理獨立不奪今雖少定彼將伺隙而逞願陛下深念之勿使彼有以窺其間而終萬世難就之業天下甚幸

遼耶律洪基殺其妻蕭氏

蕭氏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好音樂立爲后生太子濬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於是宮婢單登等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乙辛以聞詔乙辛劾狀遂族誅惟一而后賜自盡歸其尸於家後追謚宣懿

發明

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是以夫婦之道誠人倫之大綱而不可忽者洪基惑權姦之譖遂殺其妻則其惡亦甚焉綱目特斥姓名而書殺所以惡而絕之也則其植人倫之本至深切矣

進

十二月以元絳參知政事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

絳在翰林諂事王安石而安石嘗德曾公亮之助已欲引公亮子孝寬於政地以報之由是二人同升

退

教

罷直學士院陳襄

襄福州侯官人舉進士歷知仙居河陽縣留意教化進縣子弟於學或讒之於判府富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人勸襄毀學舍以塞謗襄不從而講說不少解弼由是益

薦賢

奇之及弼相薦諸朝累擢侍御史上疏論青苗之害曰臣觀制置司所議莫非引經以為言而其實則稱貸以取利是特管夷吾商鞅之術望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罷韓絳以杜大臣爭利而進者不聽乃請外帝惜其去留修起居注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三遷直學士院帝嘗訪人才之可用者襄以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蘇頌范純仁蘇軾等三十人對安石益惡之適其書詔小失諷御史劾之遂知陳州

發明

書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古之聖王治天下者其兢業如此尚何有怠荒之失乎

陳襄因論新法初無大過言而不聽優容
答之不當罷黜也神宗自變法以來諫者
屢遭貶謫略無少恕噫苟新法便民則人
必不言之矣何其護疾忌醫寧沒其身而
不悟哉後之拒諫飾
非者當以神宗為鑒

興

更定解池鹽鈔法

自薛向立鹽鈔本其後多虛鈔而鹽益輕至
是多言官賣不便乞通商王安石主提舉張
景溫之言至課民買官鹽隨貧富作業為多
少之差買賣私鹽聽人告以犯人家財給之
買官鹽食不盡留經宿者同私鹽法於是民
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三緡有餘
商不入粟
邊儲失備

丙辰

九年春正月交趾陷邕州知州事蘇緘死之

交人圍邕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
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
死藏尸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
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
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
奉國節度使謚曰忠勇

發明

見危授命君子本心殺身成仁賢者
素志是時交人圍邕蘇緘拒守外援
不至城陷而亡則其大節凜乎不撓矣肥
義曰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

行明苟不以忠貞自守確乎不拔而臨難不偷生苟免者幾希雖然人臣受爵祿於無事之時而不效死於有事之日尚何犬馬之足齒乎故綱目以全節予緘者所以為後世人臣徇國之一勸耳

廣義

蘇緘死難始於王韶之開邊蕭注募其功而釀成交隘之釁也无妄之六

三有曰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此之謂與

章惇招降五溪蠻遂城下溪州

章惇使湖北提刑李平招納下溪州刺史彭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彭德儒向永勝覃

文猛覃彥霸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戍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自是五溪皆平

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

王安石聞欽廉陷不悅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勅勝詆之而以天章閣待制趙高為招討使宦者嘉州防禦使李憲為副將兵討之憲久在西北邊好論兵王韶之開熙河憲與有勞故用之既而高與李憲議事不合帝因問高孰可代憲高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帝從其言仍詔占城

占臘合
擊交趾

吐蕃鬼章寇五牟谷以种諤知岷州○秋七月

御史中丞鄧綰有罪免

呂惠卿既出守陳而張若濟之獄久不成王
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
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王安石不知也省吏
告惠卿于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盡棄所
學隆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
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
情安石咎之雱忿患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
所為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

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
為國司直而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
之帝以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
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斥知虢州

發明

呂惠卿書有罪免則削其官此具其
官何綰既當言責綱紀所司而乃為
安石乞恩失職之甚此固小人之羽翼耳
故特具其官具官正所以著其罪也其疾
惡之旨
嚴矣

廣義

自古小人比而不周鮮克其終當惠
卿秩滿赴京之時即與安石定交其
同聲相和者豈有一事之出于天理之公
事事人欲之私也譬諸盜焉謀起于穿踰

之初投機如膠漆賊分於負版之日反目如仇讐及其敗露則自相責讓今觀安石父子何以異於是哉後之謀國不臧者可以鑒矣

八月罷粥祠廟

司農粥祠廟於民應天府闕伯微子廟皆在粥中判官劉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判府張方平曰獨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矍然託摯為奏曰闕伯遷商丘主祀炎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孤城死敗能捍大患今若令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國體乞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疏上帝大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神廟皆得罷粥

廣義

蓋聞所當去者淫祠耳未聞在祀典者得以去之也既不當去必尊敬奉承所謂以承上下神祇是也豈有粥之理邪噫神宗於神尚敢慢之其於民也何有今於方平之奏罷粥乃爾其於未奏之前何為者邪

冬十月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馮京

賢進 知樞密院事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宋神宗熙寧九年 續編

存賢

除弊

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乃以使相判江寧府、尋改集禧觀使、安石既退處金陵、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為呂惠卿所誤也、充子安持、雖娶安石女、而充心不善、安石所為、數為帝言新法不便、帝察充中立無與、及安石免、遂相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及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自洛貽書充曰、自新法之行、中外洶洶、民困于煩苛、迫於誅斂、愁怨流離、轉死溝壑、日夜引領、冀朝廷覺悟、一變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當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謀、欲去此五者、必先別利害、開言路、以悟人主之心、今病雖已深、猶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為痼疾矣、充不能用、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無使上知及勿令齊年知之語、京與安石同年生、故云、帝以安石為欺而賢京、故召用之、

廣義

人心之有天理、猶天之有日月、天理之發見、天地間陰雲之氣將散、則日月為之漸明、其理一也、今安石當國既久、甘心為惡、朝士發言盈廷、小民怨讟騰口、自知向日所為、被人所誤、覺今是而昨非矣、雖曰深悔、悔將焉及、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信哉、

十二月郭逵敗交阯兵于富良江李乾德降

逵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尚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偽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逵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杻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為順州赦乾德罪治劉彛沈起開爨之罪安置隨秀州

詔宦者李憲節制秦鳳熙河諸軍

時董氈將鬼章聚兵洮岷脇新附羌多叛歸之帝遣內侍押班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等極論其不可且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章再上不聽

廣義

嗚呼宦者之蠹至是深矣宦者之權至是極矣書以李憲節制熙河秦鳳諸軍是舉秦鳳熙河之大皆制於一閹宦之手使之措置邊事使之節制諸將合數鎮之兵權而歸之他時徽宗用貫卒覆天下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大書于冊為後

鑒也

能

天災

丁巳十年春二月王韶免

韶與王安石有隙且以勤兵遠略歸曲朝廷帝亦不悅數以母老乞歸乃出知洪州韶鑿空開邊驟躋政地然用兵有機畧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及呼聲振山谷侍者股栗而韶鼻息自如人服其量

秋七月河決澶州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外都水監丞程昉以不白水災憂死至是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固護東流北岸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逾年決口塞韶改曹村埽曰靈平

發明

河決者陰逆而與怨氣交并之所致也變不虛生必俟人為之感而生災不妄見必俟人為之感而見故曰嚴恭寅畏小心翼翼時朝廷所用者皆小人天下所行者皆弊政民之所怨者非一日天之所警者非一事宋之君臣玩安忽危恬無戒懼悲夫尚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古

先哲王之治天下，惟恐一念之惡。或貽天怒，故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求其無過而後已。詎敢縱慾無度，而不知所警哉。

九月河南邵雍卒

雍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溫厚，不見圭角。時新法行，吏牽迫不可為，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之，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程顥嘗與雍議論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及疾病，司馬光、張載、顥、頤晨夕候之。卒年六十七，顥為銘墓，稱雍之學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傳于世。元祐中，賜諡康節。

發明

雍未嘗出仕，乃布衣耳，何以書錄賢也？然何為特書河南，而不曰處士？蓋雍著書立言，抱道自樂，雖躬逢盛世，而無一毫富貴之心。天性高邁，迥出千古，而程子稱其純一不雜，汪洋浩大，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是誠豪傑之才，聖賢之學耳。豈他處士者之可比哉？綱目書曰：河南處士，則不足以盡其美，必曰河南邵雍卒，表其為河南之人豪，無出其右者，其予之深矣。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廣義

康節先生道德學行備載本傳萬世學者仰如山斗固非後生末學所可容喙然竊觀其語貽書者之言于以見其德氣溫厚如陽春可掬以至授之以官皆固辭乃受命既而竟稱疾不之官者感鵲聲之驗故也然一則不廢詔命一則能行已志敬君行己可謂兩得矣非深於道者孰能與於此哉先儒以復之六四贊朱子

臣亦以此
頌邵子云

冬十一月遼魏王耶律乙辛殺其君之子濬

濬幼好學善騎射既立為太子兼北南院樞密使時耶律乙辛擅政構害宣懿皇后而立其黨蕭霞抹之妹為后遂欲害濬會護衛蕭忽古知乙辛姦狀伏橋下欲殺之適值暴雨橋壞所謀不遂乃下獄濬亦以母故有憂色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措身何地乙辛然之乃謀構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刺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刺及忽古等謀廢立案驗無狀而罷既而乙辛復令蕭訛都幹等誣首查刺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乙辛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覺連坐遼主信之遂命乙辛及耶律孝傑等鞠治撒刺等誣伏皆殺之而幽濬于別室濬具陳枉狀謂耶律燕哥曰吾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也因易其言為欵伏遼主大怒乃廢濬為庶人徙

于上京、濬將出曰、我何罪至此、蕭十三叱使登車、命衛士闔其扉而去、乙辛與耶律孝傑謀、遣其私人蕭達魯古等、夜引力士入囚室、給以有赦、召濬出、殺之、函首以還、詐云疾、藁遼主命有司、葬于龍門山、既而乙辛復陰遣人殺濬妃蕭氏、遼主後知其寃、悔恨無及、追謚濬曰昭懷太子、

發明

乙辛之惡、至是極矣、前因私忿而譖殺君后、此因妬忌而譖殺君儲、是蓋亂臣賊子、積惡於有素、其心以為吾君易欺、而恣意妄誕、吾君之子立焉、必將正其罪而誅之、故奸謀詭計、浸潤之譖、必欲害之、而後已、觸類而長、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為乎、是以亂臣賊子、要當謹之於微、其微不謹、其勢必盛、迨至養成亂階、則浸不能制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也、履霜、堅冰至、蓋言慎也、故綱目斥名直書、殺其君之子濬、正名定罪、其旨嚴哉、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載自崇文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敝衣疏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

學 教

賢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怪妄。辨鬼神。其家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定井田學授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呂大防薦之。召同知太常禮院。以疾歸而卒。世稱橫渠先生。所著正蒙西銘行于世。程頤言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

發明

橫渠之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是深得乎道統之傳者也。

卒而具官。蓋予之耳。

廣義

邵子未嘗實歷其官。故於其卒也。識其地而不銜之。張子嘗實歷其官。故於其卒也。銜之而不識其地。綱目參酌二賢之巔末。此書法之所以異焉。

戊午

元豐

元年春閏正月。曾孝寬罷。以孫固同知

樞密院事

初。固與王安石議新法不合。出知真定。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用之。

天象

夏六月朔日食。○秋九月交阯來貢

李乾德遣使來貢。表求所失州縣。詔不許。未幾。乾德歸。所掠民。乃以順州賜之。其後定交

通鑑綱目

宋神宗元豐元年

卷之七

續編

吐界復還其六縣二峒

以呂公著薛向同知樞密院事

公著在翰林帝嘗以釋老之事語之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為堯舜也帝默然向幹局絕人尤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為陝西轉運副使八年改三司使洮河用兵資用浩繁向未嘗乏供給用心至到然不能不病民王安石方尚功利從中主之雖御史有言不聽也故益得展奮由文俗吏得大用

賢 辯

議復肉刑

帝初即位韓絳曾布建議復肉刑至是復詔輔臣議呂公著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刑之公著曰不可刑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

冬十一月罷文武官功臣號○十二月復置大理獄

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又開封囚猥多乃命復置

通鑑綱目

宋神宗元豐元年

三

續編

發明 刑以止邪，不可不用，然而國有常典，奚必過求，蓋禮教未備，則刑獄繁，未聞禮教既備，而刑獄繁者，神宗議復肉刑，置大理獄，噫，宋之刑獄，不為不備，奚屑屑以更張乎？語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苟能以禮教服民，則民親其上，死其長，自有刑措之風焉。不能反本，徒事於末，民心何所適從哉？故又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進而
旋退

已未 二年春二月召程顥判武學既而罷之

顥自知扶溝縣，召判武學，命下數日，李定何正臣劾其學術迂濶趨向僻異，且新法之初，首為異論，復罷之。呂公著上疏言：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兼包豈悉記錄，而小人賊害，指日未已。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昔在言路，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兼所除武學，亦未為仕宦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疏奏不納，顥竟歸故官。

發明 曰：既而罷之，譏不果也。傳曰：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慢也。時天下洵洵，民思善政，神宗知安石之奸而罷黜，知程顥之賢而召還，胸中之涇渭，庶幾少明矣。奈何羣吠紛紜，遂弃勿用，嗚呼！此皆生民之大幾也。呂公著上疏切諫，愬然不納。

抑不知神宗何信讒之易而樂善之難耶。良由心中無主，隨惑而隨遷。云爾，豈有明哲之君，斷之以義，而浮言安能搖奪哉。善乎古人有曰：用賢不難，用賢不疑為難。斯言信之矣。綱目書此，始焉喜之，終焉惜之也。

進奸

夏五月元絳罷以蔡確參知政事

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以王安石薦，再調監察御史，因為之用。知帝已厭安石，即論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以賈直。文彥博言：澹川把非澹河之具，帝遣知制誥熊本行視，以文彥博言為是。確遂論本附彥博，本坐罷。確因代其職，改知諫院，判司農事。覲欲得

蔡確因安石之新法而濟以羅織之酷其惡更甚

臺端，因論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獄失實、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領司農。凡常平免役之法，皆成其手。會大學生虞蕃訟博士受賄，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及元絳子耆寧以下皆逮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臠飯餅，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餉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絳為子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遂代其位。確自諫院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叱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絳

工於文辭而無特操仕已顯猶謂遲晚時論鄙之

廣義

蔡確一出而奪人之位如拾芥折枝耳何其易邪然觀其排擠之術未免論疏進于神宗而後施行神宗何不審其情偽之一二乎若神宗者誠蔡確股掌中之物也于時呂公著以知人安民之語告之而神宗默焉者不亦宐乎

納諫

秋八月許二史直前奏事

修起居注王存乞復唐貞觀二史之職執事隨宰相入殿帝是其言又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與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因對及之乃詔許直前著為令

冬十月立水居戶賦役法

詔求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以輸賦役

太皇太后曹氏崩

聖后

帝事太后極誠孝后亦慈愛天至故事外家男子毋得入謁帝以后春秋高數請召弟侑入見久之乃許及見少頃后謂侑曰此非汝所當得留趣遣出焉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請太后白其事太后曰儲蓄賜予備乎鎧仗士卒精乎帝曰固已辦之矣后曰事體至大吉凶悔吝生乎動得之不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諧則生靈所繫未易以言

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廣義 太皇太后。仁宗之后。太尉彬之孫也。觀其訓神宗之言。宛然乃祖不嗜

殺人之仁也。當時仁宗廢郭后而立太皇

則太尉之德。蓋可見矣。雖然。要亦杜太后

作則於其始也。厥後英宗之后高氏。史稱

為女中堯舜。神宗之后向氏。哲宗之后孟

氏。皆有賢德。著稱。豈非以其源流之深長也哉。

下知湖州蘇軾獄。貶為黃州團練副使。

軾自徐徙湖。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益於國中。丞李定御史

舒亶。擿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軾赴臺獄。

詔定與知諫院張璪。御史何正臣。舒亶等。襍治之。定等媒孽。以為誹謗時事。鍛鍊久之。且

多引名士。欲寘之。太皇太后曹氏。達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

曰。吾為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掎至于詩。其過微矣。宐

熟察之。帝曰。謹受教。吳充申救甚力。帝亦憐之。會同修起居注。王安禮從容白帝曰。自古

大度之君。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祿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缺望。今

一旦致于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貫之。第去。勿漏言。軾

聖后

神宗于下
情無所不
悉但識力
不定每為
群小所眩
是以衆正
竄逐諸奸
蟠據求治
而卒以致
亂也

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王珪復舉
軾詠檜詩曰：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螫
龍知。以為不臣。帝曰：彼自詠檜爾，何預朕事。
軾遂得輕比。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誥輩，公
為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
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
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帝不從。但貶軾
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弟轍及誥皆坐謫。
貶張方、平司馬光、范鎮等二十二人，俱罰銅。
初，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以王安石、呂惠卿
當國，正人不得立朝，歎曰：吾有薦舉之權，而
所列非賢，耻也。遂舉劉摯、李常、蘇軾、蘇轍、劉
敞、范祖禹等。及知揚州，會軾自湖赴獄，親朋
皆絕與交，道出廣陵，侁往見之。臺吏不許通。
或曰：公與軾相知久，其所往來文字書問，安
焚之，勿留，不然，且獲罪。侁曰：欺君負友，吾不
忍為。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至是
以舉吏累，謫主管西京御史臺。

發明

甚矣小人之禁黠也。苟欲中傷善類，
無所不至。軾以詩諷政，雖云小疵，未
為大咎。而李定、舒亶之徒，摘其警詞，以為
侮慢。嗟夫！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正邪相反，賢否殊塗。是以君子少有微瑕，
即為小人羅織。在乎人君辨之何如耳。苟
不能辨，而為小人所蔽，則善善惡惡不公。
天下亦不可得而治矣。綱目於軾以無罪
例書，則其權
衡亦審焉。

庚申 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于興中府

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魏王和魯幹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即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梁王為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護衛之生六年矣

發明

乙辛之惡已著曷為不書有罪遼治之不以為罪也惡而不治則惡日長乙

辛諧殺君后誣害君儲在王法之所不原遼主既知其姦不能明正其罪是以欲益彌張浸不能已而又欲害太子之子其惡益甚矣茲因臣諫僅出興中傳曰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既不能肆諸市朝又不能投諸荒昧則亂臣賊子何所懲戒乎綱目書此非為遼之亂臣賊子慮為天下後世亂臣賊子之慮也故夫書遼出耶律乙辛若無罪焉者所以深罪遼之失政刑也

以章惇參知政事三月吳充罷

充欲有所為每為王珪蔡確所沮至是諫官張璪論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故安南無功充既遭同列困毀素病瘤積憂畏疾益侵遂罷為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充為相務安靜心

正而力不足，知不可為，而不能勇退，為世所譏。

葬慈聖光獻皇后○夏四月詔忠州團練使韓

存寶經制瀘夷

遼景

先是渝州獠叟南川其酋阿訛奔箇恕熊本重賞檄斬之阿訛桀黠習知邊隙箇恕匿不殺會箇恕老以兵屬其子乞弟遂與阿訛侵諸部時羅苟夷叛犯納溪提刑穆珣言羅苟起端不加誅則烏蠻觀望為害不細乃詔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倚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圍蠻乞降承租賦乃罷兵至是乞弟率步騎六千至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遣梓夔都監王宣以兵二千守江安而以賄招乞弟與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率眾圍熟夷羅箇牟族宣救之一軍皆沒事遂張驛召存寶授方略統三將兵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送款給降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聞

六月詔中書詳定官制

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

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為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為請帝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詔秘書監劉几等定雅樂

帝自即位於禮樂之事未遑制作至是將有事于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致仕秘書監劉几侍郎范鎮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朴樂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鐘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二舞容節而鎮欲求一桴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鐘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

不報

制禮作樂固天子之當為然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未有功不成治不定

而妄作禮樂者是時沿邊之塗炭未消天下之瘡痍未愈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於四方功之不成未有疎於此時者也治之不定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賈誼曰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不能以此自明而遑遑汲汲惟以禮樂為事而生民之榮瘁置之度外是豈治天下者之心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哉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此固
謬妄焉耳。直書定樂。深譏之也。

天象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詔群臣直言闕失。

王安石第安禮。應詔上疏曰。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陛下有仁民愛物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惡。不遵諸道。乘權射利者。用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足以干陰陽而召星變。願察親近之行。杜邪枉之門。至於祈禳小數。貶損舊章。恐非所以應天者。帝覽疏嘉歎。諭之曰。王珪欲使卿條具。朕嘗謂不應沮格人言。以自壅障。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其君。何以異此。卿當益自信。遂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發明

神宗之世。彗星兩見。而此出太微垣。其異尤甚。然前書彗見。而詔求直言。此書彗出。而詔言闕失。則其於敬天求言之心。庶幾少盡。然卒不能見諸行事者。由君心之蠹未除耳。君心之蠹未除。天變之來難遏。君心之蠹者。小人也。是時小人盈朝。迭興迭滅。君心之蠹。牢不可拔。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豈有人事不失而致變象者。然則天心之與君心。相爲一體。君心不臧。天心垂戒。董子仁愛之言。至是益信矣。後世人君。其可不正其心術哉。

九月定百官寄祿格

通鑑綱目

宋神宗元豐三年

卷之七

續編

官制成，下詔行之，凡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寄祿，議者又欲罷樞密院歸兵部，帝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以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帝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若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王珪蔡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因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其意以為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

以馮京為樞密使薛向孫固呂公著為副使向

尋免

向既在政地，養威特重，同列質以西北事，多默不對，會詔民畜馬，向既奉命，旋知民不便，欲改議，御史舒亶論其反覆，無大臣體，斥知潁州。

天象

冬十一月朔日食

辛酉 四年春正月馮京罷以孫固知樞密院事呂

公著韓縝同知院事

京再執政，初與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中立不倚，人服其操。宋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才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京為名執政，不愧科名云。

廣義

小人之在朝，勢必不容於君子。書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必見鋤治。」
簸揚弗至于罷去不已也。雖然，安石惠卿不能容京于當時，而千萬世士君子之公論自能容京也。
曾何損于京哉。

三月章惇有罪免以張璪參知政事

朱服為御史，惇密使客達意於服，為服所白。惇父俞又強占民田，民遮訴惇，惇繫之開封。事併聞，遂免知蔡州。

興

夏四月築河隄自大名至于瀛州

河復大決，澶州小吳埽，詔都水監丞李立之經畫以聞。帝謂輔臣曰：「河之為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
已而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劈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立東西隄五十九埽，詔從之。立之在熙寧初，已主立隄，今竟行其言。」
大抵熙寧專欲導河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迹。帝愛惜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王安石力主程昉、范子淵二人，尤以河事自任，然糜費財用，卒無成功。

發明

河決之患，雖因隄防不固，然亦天變所致，為神宗計者，但當修政令，明賞

宋神宗元豐四年

罰革弊事崇天道自然天意可回河不爲害蓋君心無形之隄防人力有形之隄防無形之隄防既備有形之隄防自固苟忽無形之隄防惟事有形之隄防則雖糜費財用何足恃乎故綱目據事直書非所以予之實所以譏之也

五月立晉程嬰公孫杵臼廟于絳州

報其存趙孤也追封嬰成信侯杵臼忠智侯

發明

程嬰杵臼一存孤一死節是誠晉之義士也蓋褒一善所以勸千萬人之

不善者貶一惡所以戒千萬人之爲惡者國語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神宗憫其忠節贈爵立廟可謂得其正矣神宗紛紛制作無一中禮獨此舉差協輿情故特表而出之所以深予之爾

廣義

嗚呼自開闢以來忠義之士不爲少然能如二公之能以死生忠義把握如掌中之物千停萬當無毫髮爽者蓋於二公之外不多見焉夫何自漢魏晉唐以來未聞其有封報之典至是忽有此舉不亦偉哉况乎所封之銜既明且切書之于冊足以見神宗激勸忠義之典嗚呼休哉

夏人幽其主秉常秋七月詔李憲會陝西河東

五路之師討之

知慶州俞克、知帝有用兵意，屢請西伐。又言
 諜報云：夏將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
 來歸，秉常母梁氏知之，遂誅清，奪秉常政而
 幽之。宐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也。帝然之，遂
 詔熙河經制李憲等，大舉征夏，而召鄜延副
 總管种諤入對。諤至，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
 孺子，往持其臂以來爾。帝壯之，乃決意西伐。
 方議出師，孫固諫曰：舉兵易，解禍難。不可。帝
 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
 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
 其酋長自守。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爾。時執
 政有言：便當直渡河，不可畱行。固曰：然則孰
 為陛下任此者？帝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
 大事，而使宦者為之，則士大夫孰肯為用？帝
 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
 使成功，兵必為亂。帝諭以無其人，呂公著進
 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既無其人，曷若已之。
 固曰：公著言是也。帝不聽。竟命李憲出熙河，
 种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
 王中正出河東，分道竝進。又詔吐番首領董
 氈、集兵會伐。

發明

春秋之法，凡亂臣賊子，鄰國不能討，則罪鄰國。天子不能討，則罪天子。外

夷不能討、則罪外夷、所以然者、無非急欲討賊爲天下法耳、乘常不能立國、而爲母氏所幽、禁暴誅亂、王者義兵、神宗能詔討之、則天子之職全矣、故特以討予之、然伐國大事、而使宦者主之、甚失國體、此荀林父所以有邲之敗也、綱目變文書討者、以見師出有名、故不計其人之美惡而亦予焉、所以見君子之心、急於討賊云爾、至於以宦者爲將、夫豈無其失哉、

詔定選格

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帝自卽位、欲更制度、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又用判吏部蘇頌議、凡文武銓注之法、悉歸選部、分左右曹掌之、初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以中書總庶務、選徒留滯、不能精擇、言于帝、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旣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韓存寶棄市步軍都虞候林廣擊瀘夷破之

存寶坐逗遛無功、斬于瀘州、以廣代將、乞弟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無降意、督廣進兵、廣遂敗乞弟於納江、破樂共城、斬首二千級、乞弟遁、廣帥兵深入、自發納江、卽入叢箐、無日不

邊功

雨雪、兵夫疾病死亡、不可勝計、往往取僵屍
鬻割食之、過鴉飛不到山、至歸徠州、竟不得
乞弟而還、時朝廷懲安南無功、方
大舉伐夏、故誅存寶以令諸將

發明

凡書弃市、罪詞也、存寶既承王命、逗
遭無功、誠有罪矣、故直書棄市、以深
絕之、然何以不書有罪、神宗喜事邊功、無
故擅興師旅、經制瀘夷、則其窮兵黷武之
過、不能無矣、故不書有罪、恕存寶也、恕存
寶、乃所以責神宗也、不然、何以下書林廣
擊瀘夷破之、而不曰討乎、權其輕重而書
之于冊、此綱目所以為是非之斷案也、

九月李憲復蘭州

憲總熙秦七軍、及董氈兵三萬、敗夏人于西
市新城、復襲女遮谷、破之、遂復古蘭州城之
請建為
帥府

种諤克米脂城

諤率鄜延兵出綏德城、以攻米脂、夏人八
萬來救、諤與戰于無定川、敗之、遂克米脂

冬十月高遵裕復清遠軍○內侍王中正以河

東兵入宥州

中正帥兵出麟州、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
沙濕、士馬多陷沒、糗糧不能繼、又耻無功、遂

入于宥州時夏人棄城走河北城中遺民百餘家中正遂屠之掠其牛馬以充食

發明春秋之法以者不以者也入者逆而不順之詞然前皆書復書克而此特

書入者徇名責實也能以衆正可爲王師中正既入宥州屠民掠貨是亦盜賊而已矣非王者問罪之師也是以行師之道當得老成之人苟使君子用事而又使小人參之雖貞亦凶矣曰入宥州貶而爲盜也然特書內侍者所以見閹寺之不足任因以譏神宗用人之非耳變文直書爲後戒也

天象

十一月朔日食○高遵裕等兵潰李憲不至靈

州而還

劉昌祚率番漢兵五萬受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進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次磨嘴隘遇夏衆十萬扼險大破之遂薄靈州城兵幾入門遵裕嫉其功馳使止之昌祚按甲不敢進遵裕至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黃河七級渠以灌營復鈔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遂潰而還餘軍才萬三千而已夏人躡之復敗焉昌祚亦還涇原种諤留千人守米脂而自帥大衆進攻銀石夏州遂破石堡城進至夏州駐軍索家平會大較劉歸仁以衆潰而軍食又乏復值大雪乃引還死者不可勝計入塞者僅三萬人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

井糧盡士卒死者二萬人亦引退初詔憲帥五路兵直趨興靈憲總師東上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次于葫蘆河遂班師時五路兵皆至靈州獨憲不至

發明

昔程頤子傳易之詞曰任將授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自古任將不專而主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遵裕等妬功無策李憲等因人成事皆有罪也故書高遵裕等兵潰言兵不能潰乃遵裕等自潰之耳是時諸將皆至靈州獨憲不至故又書李憲不至靈州而還深罪之也此輕重之權衡耳

以吳居厚爲京東都轉運使

居厚初爲武安節度推官奉行新法盡力核間田以均給梅山徭計勞得補司農官屬轉提舉河非常平遂擢京東轉運副使時方興鹽鐵居厚精心計籠絡鈎稽收羨息錢數百萬即萊蕪利國二冶官自鑄錢以能擢都運使議行河北鹽法搜剔無遺居厚起州縣凡流徒以言利得幸由是嗜進之士從風而靡

壬戌五年春正月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涇原

能

經略安撫制置使

初夏人聞朝廷大舉，毋梁氏問策于廷，諸將少者盡請戰，一老將獨曰：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師卒無功而還。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至是計敗師罪，高遵裕責授郢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种諤王中正、劉昌祚並降官，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孫固曰：兵法後期者斬，况諸路皆至而憲獨不行，不可赦。帝以憲有功，但令詰其擅還之由，憲以餽餉不接為辭，釋弗詰。憲復上再舉之策，詔以為涇原經畧安撫制置使，知蘭州。

發明

荀况曰：公生明，偏生闇。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臣，民無幸生，遵裕等失律無功，法固當黜。然李憲既為首將，眾至靈州，違命不往，推原其心，厥罪已甚，而反置之不問，不惟不問，而又加之以官，則是神宗知有李憲，而不知有國法也。憲乃無知刑人，而使之經略，使之安撫，使之制置，涇原之事，在其掌握，是豈建官惟賢之義哉？據事詳書，其失自見。

廣義

李文靖嘗以土木甲兵之事為憂，至是驗矣。使神宗早從孫固之言，必無今日之悔。秦誓曰：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為國者可以鑑矣。

天象

夏四月朔日食○御史中丞舒亶有罪免

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見者側目至是坐詐為錄目奪兩秩勒停遠近稱快

發明

御史中丞乃天子耳目之司激濁揚清固其職也說苑曰人臣之術順從

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亶舉劾多私氣焰熏灼是亦小人之流耳今坐詐偽奪秩勒停不亦空乎故綱目具官而書有罪深絕之也

以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尚

進好侯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為門下侍郎張璪

為中書侍郎蒲宗孟為尚書左丞王安禮為尚

書右丞

官制成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為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並歸中書確說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

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叙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耻之。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富弼在洛上書，確小人不宐大用。帝不從。帝嘗語輔臣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為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耶？」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迫之使去，亦不肯矣。宗孟慚懼，無以為容。時李憲乞再舉伐夏，帝以訪輔臣。王珪對曰：「向所患者，用不足。朝廷今捐錢鈔五百萬緡，以供軍食，有餘矣。」安禮曰：「鈔不可噉，必變而為錢。錢又變為芻粟，今距出征之期，才兩月，安能集事？」帝曰：「李憲以為已有備，彼宦者能如是。卿等獨無意乎？」唐平淮蔡，唯裴度謀議與主同。今乃不出公卿，而出於閹寺，朕甚耻之。安禮曰：「淮西三州爾，有裴度之謀，李光顏、李愬之將，然猶引天下之兵力，歷歲而後定。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憲才非度匹，諸將非有光顏、愬輩，臣懼無以副聖志也。」

兵食

王珪、蔡確皆姦險之徒，而使為宰相。章惇、張璪皆邪佞之黨，而使為參政。蒲宗孟之徒，頑鈍無耻，亦居執政之官。可謂極一時之遴選者矣。天下何由而不亂乎？君心何由而不蠹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是已。」神宗即位一

發明

王珪、蔡確皆姦險之徒，而使為宰相。章惇、張璪皆邪佞之黨，而使為參政。蒲宗孟之徒，頑鈍無耻，亦居執政之官。可謂極一時之遴選者矣。天下何由而不亂乎？君心何由而不蠹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者，是已。」神宗即位一

十五載其所退者皆一時之君子所進者皆一時之小人浸淫而至于哲徽二世壞亂極矣豈非端本澄源之大幾耶大書特書深說之耳

廣義 此正小人彙征之時也安禮獨如宋王何

以曾鞏為中書舍人

鞏能文章為歐陽修所重帝深知其才命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至是命為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嘗言于帝曰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

退賢

呂公著罷○秋八月詔歲以四孟月朝獻景靈

宮

帝以先朝御容多寓寺觀乃作十一殿于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廣義 春祀夏禴秋嘗冬蒸與夫大禘之禮自有太廟常典神宗此舉其諸謂之何哉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其神宗之謂乎

給事中徐禧護兵城永樂

种諤西討不能如志，知延州沈括欲盡城橫山下，瞰平夏，使虜不得絕磧為寇。諤遂上其策于朝，且言與功當自銀州始。帝以為然，遣給事中徐禧內侍李舜舉往鄜延議之。舜舉退詣執政王珪，迎謂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止，宦供禁廷洒掃之職，爾豈可當將帥之任邪？」聞者代珪發慙。禧至鄜延，上言：「銀州雖據明堂川，無定河之會，而故城東南已為河水所吞，其西北又阻天塹，不如永樂之形勢險阨。」請先城永樂。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極言其不可，帝從禧議，乃詔禧護諸將往城之，而命括移府並塞總兵為援。陝西轉運判官李稷主餽餉，禧以諤跋扈，奏留諤守延州，自率諸將往築，十四日而成。距故銀州治二十五里，賜名銀州砦，禧等退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

發明

凡書城者完舊也，築者創始也。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魯嘗城費城，郕城中丘城，郎春秋譏之。神宗惑徐禧之妄議，護兵城之，尋又失焉，則亦何益之有？况城以秋而收斂之時，廢財妨農務而非時矣，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

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歿

知兵

禧等既城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將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搖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爲大將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鷄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銳卒敗奔還蹂後陳夏人乘之

知兵

珍衆大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歿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爲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爲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較死者數百人喪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耀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熙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歿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帝臨朝痛悼爲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爲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爲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諤

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弊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諫曰：「禧志大才踈，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發明

不書歿之，而直書敗，貶之也。師之六四曰：「師左次，無咎，未失常也。」春秋師次于郎，次于召陵，是已。徐禧恃才妄作，不能料敵，卒以取敗，遂使喪師失地，身且不保，是乃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于溝瀆而莫知之者矣。苟信曲珍之謀，全師入城，徐圖進取，則夏人必不如此猖獗。王師必不如此挫衄焉。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詎不信哉？」禧死而不得以全節書者，其以此耳。

廣義

抑觀築永樂城者，徐禧也。陷永樂城者，亦徐禧也。今徐禧不度夏人來爭之勢，惟要築城，永樂之功，管者子囊城郢，尚爾取敗。况永樂之懸居邊塞者乎。嗚呼！城永樂者，是猶置羊牢于虎穴之傍也。焉往而不被其吞陷哉？神宗於禧，輕信過聽，而致喪師辱國之醜，可謂噬臍無及矣。故綱目書曰：「九月，夏人陷永樂，徐禧等敗死。」者，以見永樂之城成于八月，而九月即陷矣。而徐禧敗死，又所以見其敗其歿空也。不然，則當書曰：「徐禧死之。」此書法之所當辨也。比而觀之，其義見矣。

癸亥六年春二月夏人寇蘭州貶李憲為熙河都

總管

夏人數十萬圍蘭州已奪兩關門鈐轄王文郁夜集死士七百餘人縋城擊走之未幾夏人復分道入寇亦多為諸路所敗中丞劉摯言熙河經略使李憲貪功生事一出欺罔避與靈會師之期頃兵以城蘭州遺患至今詔貶憲為熙河安撫經略都總管

天象

夏四月遼大雪

平地丈餘馬死者十六七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然此大雪耳

何以書時當孟夏而大雪隨降則其異尤甚而與水火兵戎何殊焉天子於外夷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春秋四鄰同災許人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綱目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與春秋書宋大水

同義

閏六月夏人復來修貢

夏人亦弊於兵西南都統昴星鬼名濟移書示涇原劉昌祚乞通好如初昌祚以聞帝諭

昌祚答之。及人寇屢敗，國用益竭，乃遣謨箇
咩迷乞遇來上表，帝許之。復詔陝西河東經
畧司，其新復城砦，毋出二、三里。夏之歲，
賜悉如其舊。未幾，夏主上書乞還侵疆，帝不
許。

司徒韓公富弼卒

遺表大畧云：陛下即位之初，邪臣納說，上誤
聰明，浸成禍患。今上自輔臣，下及多士，畏禍
圖利，習成敝風。去年永樂之役，兵民死亡者
數十萬，今久戍未解，百姓困窮，豈諱過耻，敗
不思救禍之時乎？天地至仁，寧與羌夷較勝
負，願休兵息民，使關陝之間，稍遂生理，兼陝

屹然為中
朝之重

忠甚

西再團保甲，州縣奉行，勢侔星火，人情惶駭，
不若寢罷，以綏懷之。臣之所陳，急於濟事。若
夫要道，則在聖心。所存與所用之人，君子小
人之辨。爾弼早有公弼之望，名聞夷狄，遼使
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臨事周悉，不萬全不
發。當其敢言，奮不顧身，忠義之性，老而彌篤。
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
廷。訃聞，贈太尉，謚文忠。

發明

弼歷仕三朝，委身幹國，忠義之性，老
而彌篤。觀其所上遺表，則為國憂民
之心可見矣。故卒而具其官
爵者，所以深嘉而亟予之也。

秋七月孫固罷以韓縝知樞密院事安燾同知

退賢

退佞

院事○八月蒲宗孟免以王安禮李清臣爲尚

書左右丞

御史論宗孟荒于酒色及繕治府舍過制故免

天象

九月朔日食○冬十月遼耶律乙辛伏誅

乙辛在典中府坐以禁物鬻人外國滅歿幽于萊州其黨耶律仁傑削爵爲民至是乙辛復謀來奔及私藏兵甲事覺伏誅

十一月太師文彥博致仕

彥博自河南入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燕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以太師致仕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洛陽多名園古刹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暮故事與焉

發明

凡書致仕予知止也彥博歷仕三朝老於王事值斯之時弗克大用苟不致仕而去則不惟禍將及身抑且素餐之耻矣君子其可不知幾乎特書致仕蓋予也

以陸師閔提舉成都茶場

李稷既死以師閔代其任
權利尤刻稅息倍於稷

十二月戶部獻今歲民數

時天下凡二十三路東南際海西盡巴夔北
極三關東西六千四百八十五里南北萬一
千六百二十里天下主客戶一千
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發明

大中祥符七年戶部奏戶九百五萬
五千七百二十九口二千一百九十
七萬六千九百六十五至是所奏之數戶
僅一千七百二十一萬一千七百一十三

國勢

而口不與焉然自甲寅至癸亥一百十五
年而所增者一萬九千四十一戶神宗恃
其戶口之數窮奢極欲自謂長享太平不
料禍出目前生民塗炭較諸天寶不能三
分之二然則有天下
者豈可不知所戒哉

甲子 七年春正月夏人大舉寇蘭州

初李憲以夏人數至蘭州河外而翱翔不進
意必大舉乃增城守之備至是果大舉入寇
步騎號八十萬圍蘭州意在必取督衆急攻
矢如雨雹雲梯葦洞百道並進凡十晝夜不
克糧盡引去尋復寇延州德
順軍定西城及熙河諸砦

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

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揚雄像于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為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為非是而止知鄆州曾孝寬復請加封孟子乃詔封為鄒國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孔子又追封荀况為蘭陵伯揚雄為成都伯韓愈為昌黎伯從祀廟庭

發明

揚雄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子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韓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

禹下者為此也自孔子既没天生孟氏以續斯道之傳斯民之類不至糜爛絕滅者孟氏之功用也神宗惑於邪慝所為不正其視儒道不啻枘鑿之不相入然以孟軻配食孔子乃見於弊政倥偬之日故綱目特筆予之亦以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沒者神宗紛紛制作獨此為美故特表而出之所以不沒其善也

廣義

嗚呼孟軻配享其舉當矣然封荀况揚雄毋乃不可乎彼荀况嘗曰亂天下者必孟子子思也其於孟氏之道同乎否乎揚雄賦反騷以詆屈原作美新以頌王莽是皆叛孔孟而反正道者也以二子從祀孔廟不亦謬乎

退賢

秋七月王安禮罷○冬十二月端明殿學士司

馬光上資治通鑑

初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殿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秘閣書籍給御府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為承受光遂與劉敞劉恕范祖禹及子康編集帝即位賜名資治通鑑製序文賜之會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乃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聽以書局目隨光於是徧閱舊史旁采小說抉摘幽隱校計毫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終五代

斥逐時乃有此榮遇真異數也

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為目錄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為考異合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至是上之詔以光為資政殿學士降詔獎諭

發明

治鑑乃光等之自修總三百五十四卷歷十九年而成事非不備而功非不久亦所以寓一王之法存褒貶之功誠有天下者之所宜閱也光以是上之則庶幾有愛君之心耳其與上會計錄祥瑞圖者豈不異哉故綱目直書以著其美

乙丑八年春正月帝有疾三月詔立延安郡王傭

為皇太子賜名煦皇太后權同聽政

帝疾甚羣臣請立皇太子及請皇太后高氏
權同聽政許之三月甲午朔立傭爲皇太子
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頊日間起居太后
既垂簾命二王毋輒入且陰勅中人梁惟簡
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密爲踐祚倉
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
與蔡確成謀密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
上疾不可諱延安幼冲空早有定論岐嘉皆
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
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
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鉤致珪語使知開
封府蔡京伏劔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
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
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攻

傳播其語於朝

發明

是時神宗寢疾羣姦謀變向非哲后
在內維持調護則儲位易矣是以有
天下者當亟立太子以正國本國本正而
天下罔不正矣故綱目特書于策所以深
幸之也

帝崩太子即位赦

帝崩年三十八太子即位生十年矣史臣曰
神宗孝友謙抑敬畏輔相不事遊幸勵精圖
治將大有爲未幾王安石入相安石爲人悻
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薊而數貶兵帝奮然

將雪數世之耻，未有所當，遂以偏見曲學起而乘之，天下洶洶騷動，帝終不覺悟，方斷然廢逐元老，擯斥諫士，致祖宗之良法美意，變壞幾盡，自是邪佞日進，人心日離，禍亂日起，惜哉。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德妃朱

氏曰皇太妃。

德妃，帝生母也。太皇太后既聽政，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軍器，及禁庭工技，出近侍尤無狀者，戒中外無苛歛，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去媚於太后，以

除弊安良

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慄而退。

廣義

高遵裕，太皇太后從父，至親也。觀其拒蔡確之請，非其心之至公至明者，能之乎？且垂簾之始，政事一新，俱有可觀。

二 哉此亦宋之大幸也。

罷京城邏卒，及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

社稷政

尋詔寬民力。有司或致廢格者。監司御史糾劾之。

司馬光自洛入臨。夏五月詔求直言。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為君實也。神宗崩。光欲入臨。避嫌不敢。時程顥在洛。勸光行。乃從之。衛士見光。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為政所當先。光請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發明

衰之極者盛之漸。否之甚者泰之基。易曰。有命无咎。疇離祉。此之謂也。時

民苦弊政。天下疲勞。其曰罷京城邏卒。罷免行錢。廢濬河司。蠲逋賦。求直言。皆當時之所急者。今茲一舉。而恤民求言之意。已在其中。誠傾否為泰。撥亂反正之宏綱耳。其後新法漸革。正人漸用。生民既瘁而復蘇。天下已傷而復愈。蓋由太后之為母也。故特詳書以著其美焉。

非真學道
人不能作
此平心語

學

賢

通鑑綱目 卷之十
召程顥為宗正寺丞未至卒

顥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王安石也至是召為宗正丞未行而卒年五十四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益于面背同人交友從之歲久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遇事優為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深有意經濟方召用遽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焉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

孟軻歿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賢賢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發明

書召程顥喜之也書未至卒惜之也蓋自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歿聖人之學不傳程子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

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顯於神宗之朝、弗果大用、時方知其名而召用之、而顯已告終矣、豈非斯世斯民之大幾乎、使天假之以年、則其道大行、而民被其澤、不致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焉、是以君子深為顯惜、而又為斯世惜也、
悲夫、

廣義 書曰、未至卒者、傷吾道之不幸也、

吳居厚有罪貶知廬州

居厚在京東、最苛刻、劇盜王冲、因民怨、聚眾數千、欲乘其行部、至徐、篡取投諸鐵冶中、居

厚聞之、間道遁去、至是以言者論、降知廬州、尋謫為成州團練使、黃州安置、

王珪卒

珪以文學見推流輩、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發明 王珪為相、無所建明、率道諛將順而已、豈非小人之魁桀乎、故卒而削去

其官、以示貶、

以蔡確韓縝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

進奸

進賢

道鏡編目 卷之七

七

郎章惇知樞密院事○以司馬光為門下侍郎。

詔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既而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於是眾議少止。」羅從彥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况當易危為安，易亂為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為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過眾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邪？」

教孝

六月賜楚州孝子徐積粟帛。

積事親孝。旦夕必冠帶定省。從胡瑗學，所居一室，寒一裘。啜粟飲水，雖瑗遺以食亦不受。以父名石，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中年屏居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嘗借人書，經夕還之，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積賣衣償之，不與辯。後以近臣薦，授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

明于根本者自不遺於枝葉

道鏡編目

宋神宗元豐八年

七

續編

教

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為君子。聞者敬服。及卒。賜謚節孝。

發明

治天下者。褒忠臣。所以勸民忠。褒孝子。所以勸民孝。褒義士。所以勸民義。褒節婦。所以勸民節。此皆為國之善政。風化之大閑。不可不講求之也。徐積事親誠孝。人無間言。今能賜以粟帛。則其褒孝之心。極其切矣。天下之人。豈不觀感而興起於孝乎。大書特書。深予之也。

廣義

徐積仕者也。何不銜之。而稱其孝子乎。曰銜之不足貴也。稱孝子者。乃所以貴之也。學者味之。其義得矣。

進賢

秋七月以呂公著為尚書左丞。

公著知揚州。被召侍讀。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之利病。協力而為之。安不難矣。既至。拜左丞。公著既居政府。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一舉行之。民懽呼鼓舞稱便。

安民

除弊

罷保甲法

通鑑綱目

卷之七 宋神宗元豐八年

七

續編

鄉兵

先是司馬光言于太后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為之無侵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動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授以弓弩教之戰陳農民半為兵也三四年來又令三路置都教場無問四時每五日一教一丁在閑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以泥期除草為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事幾盡廢也至是復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遂詔罷之

廣義

溫公之罷新法所謂拯溺救焚不足

上又何以致上之聽信如此哉易曰未占有孚溫公有焉

冬十一月復以鮮于侁為京東轉運使

熙寧末侁已嘗為京東轉運使至是居厚貶復用之司馬光語人曰今復以子駿為轉運使誠非所宜然朝廷欲救東土之弊非子駿不可此一路福星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侁既至奏罷萊蕪利國兩鐵冶又奏海鹽依河北通商民大悅

葬永裕陵○罷方田法○十二月罷市易法貶

呂嘉問知淮陽軍

安良

除弊

退奸

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于天下。本錢無慮千二百萬緡。率二分其息。十有五年之間。子本當數倍。今乃僅足本錢。蓋買物入官。未轉售而先計息取償。至于物貨苦惡。上下相蒙。虧折日多。空有虛名而已。監察御史韓川論市易。以為雖曰平均物值。而其實不免貨交取利。就使有獲。尚不可為。况所獲不如所亡。願趣罷其法。于是詔罷市易。而削前擬舉市易光祿卿呂嘉問三秩。貶知淮陽軍。其黨皆降黜。

除弊

罷保馬法。

發明

於戲。民之憔悴於虐政。可謂極其至矣。今能於保甲。方田。市易。保馬之法。

次第而罷之。其革故鼎新為可見焉。殆見天下之疾首蹙額者。皆變為含哺鼓腹之俗耳。苟或哲宗不改賢母之政。一遵祖宗之法。天下何由而亂邪。惜乎哲宗不足以語此。易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此之謂也。綱目備書。皆喜而予之之詞也。

起居舍人邢恕有罪貶知隨州

恕博貫經籍。能文章。從程頤學。司馬光呂公著王安石吳充皆重之。然天資詭詐。冒進與蔡確謀立岐王顯。事既不成。會王珪卒。恕與確及章惇。宣言太皇太后及吳充有異議。賴確擁護而止。自以為功。至是復為高公繪草奏。乞尊崇朱太妃。為高氏異日計。太后怒。黜

通鑑綱目 卷之十一 宋神宗元豐八年 續編

州知隨

發明

直書有罪貶惡而絕之之詞也前書吳居厚有罪貶者居厚之在東京最

為苛刻邢恕之在朝廷最為詭詐皆儉邪之小人也觀綱目之所書則其疾惡之旨

嚴矣

廣義

抑觀高后聽政之初起司馬光呂公著程顥貶嘉問邢恕罷保甲圖教方

田市易養馬諸法皆所以合天心而協人意者也孰謂女后當國而無足稱者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七

